

我们继续曲曲折折、起起伏伏地前行。车灯前方白茫茫,车身两侧灰蒙蒙,视线只能看到车轮前面一二十米,看不到山谷的深浅,倒也没了白天走绝壁山路时的担惊受怕。

风雪夜行天路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三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过了麻扎达坂,便是40公里下行陡坡。天完全黑了,雪越下越大,车灯投射下,前方迷迷茫茫,看不清道路。这条路上加油站很少,据说,在三十里营房有一个,但如果半途油箱耗尽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非常麻烦。幸好老木未雨绸缪,带着两只20升的备用油桶,由此可见,对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前预判,是何等重要。老木贴着崖壁停车,给油箱“加餐”,加完一桶,正加第二桶,对面驰来两辆摩托车,停到我们车旁,拉下头盔面罩,露出两张年轻面孔,其中一位开腔说:“兄弟,我们在三十里营房没加上油,熬不到叶城了,能不能支持一点油?”一问,两位摩托车骑行者从成都出发,计划沿新藏公路进新疆,穿过沙漠公路,经独库公路上乌鲁木齐。老木晃了晃油桶,大约还剩一半,说:“就这么多了,你们分了吧。”两位老兄高兴地往油箱里注油,加完要给油钱,老木挥挥手:“都是驴友,不必在意。”

两辆摩托车远去了,发动机的轰鸣在山谷久久回荡。摩托车声响还没完全消失,忽又传来叮叮当当声音,像驼铃,又像风铃。不一会儿,一个身穿防水冲锋衣,头戴风帽,足蹬皮靴的汉子,披着一肩雪花,躬身骑着一辆奇怪的箱式车,从坡下费力地上来。这辆车后面像一个缩小版的集装箱,大概是作为生活起居之用,箱体一角挂了只风铃铛,一角挂了盏类似“气死风”的灯,昏黄地照射到汉子前方几米远。

原来是一位骑行者!我好生诧异,骑行者见到不少,像这样拉着“房子”、顶着风雪,在昆仑山崇山峻岭中摸黑独行,还是头一回见。于是,我迎了上去:“兄弟,从哪儿来? 去哪里?”“拉萨。乌鲁木齐。”汉子声音有点嘶哑,回答得简洁、干脆。“这么大的风雪,还不歇?”“再往前赶赶。”

阳光照过,月光掠过,露水露过。棉花变得洁白,蓬松,柔软,像一句诗。妈妈把诗句一样漂亮的棉花卖掉了,让我和弟弟上学堂。

棉花

□低 眉

草木物语

棉铃虫躲在花里头。人不把它捉出来,它就一直躲花里头。吃花,吃蕾,吃嫩棉桃。被它祸害过的花,都结不出棉桃。或者,结一个僵桃。僵桃永远不会开。剥开也只有黑乎乎的死花,石头一样。

棉的花,真好看! 黄的,粉红的。在风里娇娇地摇,跟我头上的绸子一样。我打开一朵黄的花。呀! 一只棉铃虫! 肥嘟嘟的身子,蜷在花心深处。我的小手飞快,拎了它出来,奔到我身边去,放进玻璃瓶。好多的棉铃虫呀!

每一朵花,都要被妇女们看过去。没有比捉棉铃虫更好玩的活计啦! 我只在我喜欢的花里捉。哪朵花大,哪朵花艳,我就捉哪朵。要是哪朵花萎了,我根本就不要替它捉。看! 那边一朵花,全张了开来,黄粉的花蕊露出来,真大! 我赶紧窜过。一只大肥虫,赖在花朵上! 记工分的时候,我听到报妈妈的名字,又听到工分很多,高兴得不得了。

吃完了晚饭,妈妈跟我商量的事,吓

黑暗里,又背着“气死风”,我看不清他的脸,依稀觉得是张棱角分明的国字形。见我们迎上来,汉子索性停住脚步,攀谈起来。

“从拉萨到这儿走了多久?”

“两个月了。”

“辛苦不辛苦?”

“哪能不辛苦,熬呗。不过,最难熬的……”汉子停顿了一下,“是孤独”。

“你这一路走来,最痛苦的是什么?”我刚一提问题,立马羞赧,这问题太弱智了。不料,汉子露齿笑了笑——这回我看清了,一副洁白的牙齿——说出我至今犹自记忆深刻的一番话:

“最痛苦的是走陡坡路,比痛苦更痛苦的是一直走陡坡路,车骑不动,只能推,推着车上来,感觉呼吸与不呼吸没啥区别,反正肺里没氧气。”

“你精神可嘉,勇气可嘉!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
“说得好听是勇气,说得不好听,是脑子坏了。其实,所有喜爱挑战极限的人,脑子就没过好,否则,谁会吃这苦!”

水哥和老龙从车上拿了一只馕和两罐红牛给汉子,老木伸手在他手臂上紧了紧,说:“兄弟,一路保重,注意安全!”

汉子蹬着“房车”隐没在风雪中,“气死风”消失了,雪幕中隐约传来“咣当咣当”的铃声,铃声是汉子旅途伴侣,也许,他是想借此驱赶路途寂寞。但,这枯燥、单调的铃声,是在他心中奏响“小夜曲”,还是让他更加孤独?

忽然想到,还没询问汉子的姓名。再想,漫漫人生路,遇见就是缘,何必在意姓甚名谁? 路过了、相遇了,留下祝福,带走珍重,够了。就如我们旅游,在意的不是一路之上的山山水水,而是山山水水给心灵的洗涤与净化,以及对生命与人生的重新审视。

我们继续曲曲折折、起起伏伏地前行。车灯前方白茫茫,车身两侧灰蒙蒙,视线只能看到车轮前面一二十米,看不到山谷的深浅,倒也没了白天走绝壁山路时的担惊受怕。我们要连夜超过大红柳滩,因为,中校说过,大红柳滩到库地达坂白天封路一周,只有超过大红柳滩,才不至于滞留山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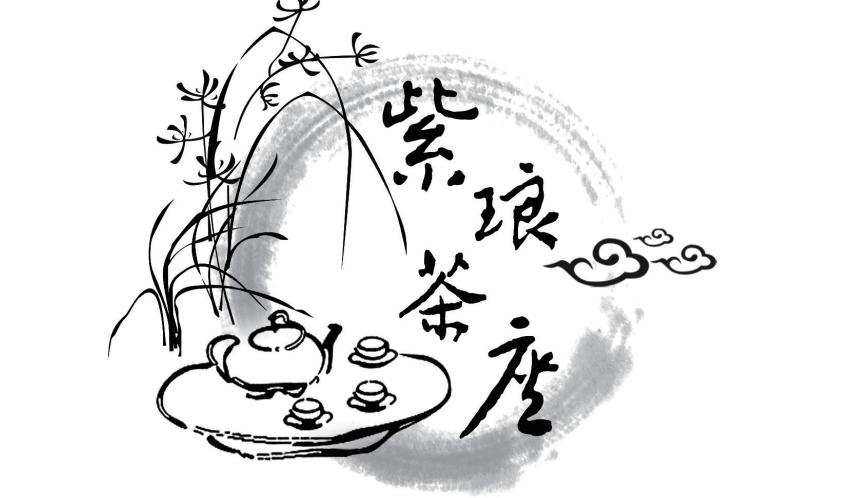
车内气温很低,老木不敢开暖气,暖气催人发困,在山路上车打盹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路面越来越泥泞,松软的地面和盘旋而上的山路告诉我们,海拔4960米、九十九道弯的黑卡达坂就在前面。一会儿土路,一会搓板路,一会翻浆路,一会弹坑路,一会涉水路,似乎所有的烂路都汇集到这里。翻过垭口,盘旋而下,透过风雪,模模糊糊看到一块路牌,写着“赛图拉哨所遗址”,水哥说,三十里营房到了。

赛图拉是丝绸之路南线通往印度的要隘,战略地位重要。晚清时期,左宗棠收复新疆,在荒无人烟的赛图拉驻军,这里就成为喀喇昆仑山上与世隔绝的哨所。1949年,王震将军挥师西进,解放新疆,次年3月,第二军第五师先遣连开进赛图拉,守防的国民党官兵误以为国军换防来了,悲喜交加地哭着埋怨:“三年了,怎么才来! 怎么又换装了?”看着这些破衣烂衫、面黄肌瘦的国军官兵,解放军战士也流下了泪。后来,解放军营地向中印边境东移三十公里,就是现在的三十里营房,当地政府在这里建赛图拉镇,左宗棠始设的赛图拉哨所遂废弃,成为遗址,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风云变幻。可惜,四野凄迷,我们只能环顾灰蒙蒙的雪空,心中默默地凭古吊今。

很奢望能在三十里营房即赛图拉镇吃上热汤热水,可已是深夜,整个镇子都已入睡,静悄悄的,连狗吠也不闻,只有大雪落地的唰唰声。水哥给每人分发了一块馕一罐八宝粥,充作晚饭,把车停在军营大门路边,蜷缩在车里,等待天亮再赶路。可是,尽管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添上了,还是冷得直打哆嗦,没半个小时,浑身就麻木了。不知怎的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里的一句经典台词:“哼,你还不如昆仑山上一棵草”。是的,我不如昆仑山上一棵草,不如它抗得了风雪严寒,不如它耐得住荒漠苍凉,此刻,我幻想着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里“司机之家”的惠嫂,捧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粗花瓷大碗,笑吟吟地出现在我面前,说:“大兄弟,喝口热水,暖暖身子。”

惠嫂没能出现,倒是斜躺在驾驶座上的老木忽然打了一个机灵,鲤鱼打挺般地跳起来,说:“走,继续开路!”我们三个人都没反对,与其待在这里冻僵,不如把身体扔到路上。

于是,顺着喀拉喀什河,向东疾行。



人最初是相似并且纯粹的。站在年龄金字塔的脚下,我对即将到来的的很多事都感到恐惧,“油腻”只是一个表象。

仰望“小三十”

——女权系列之一

□维愚



日本人称三十岁左右的人为“小三十”,几年前还出过一部同名电视剧,主演是当时正值“小三十”的性感女星坛蜜,窈窕绰约,尽显轻熟女魅力。

不是人人都是坛蜜。在大多数女性心中,由二十岁迈向三十,是种种“焦虑”的开端:新陈代谢率变低,皮肤开始容易长斑,开始发胖(有些人则是另一个极端,开始变得干瘪),睡眠日益变少,工作、育儿的烦恼加倍,甚至连头发都掉得更多……

在这方面,男人们似乎和女人分属不同的物种,他们几乎很少有此类焦虑——或许有,也只是小部分,正如充满期待地迎接轻熟“小三十”的女人也是少数派。目力所及的男人们,小三十的,小四十的,乃至小五十的,于他们而言,年岁增长带来的烦恼相比阅历与见识增多而带来的成就感而言,简直微不足道。他们欣喜于自己越发广博的人脉,得意于自己越发圆融的处世之道,精妙的话术与周旋技巧,啊,时光简直是巧妙的魔法师,将青涩稚拙的青年变成成熟睿智的成熟男性,战战。

这种时候,始终存在于两性之间的透明墙便开始显形,且越发坚固了:我们很难告诉男性们,“油腻”这个词到底有多少变幻莫测的释义,它绝不仅仅指物象上的“油脂丰富”而已。“油腻”,它是匍匐在岁月缝隙里的水蛭,在你含着意味深长的笑,在同事谈论某人时若无其事地插上一句时——只一句,但那一句所包含的信息量,远胜女同事十句无害的,充

如果冥冥之中确有肉眼看不见的幽魂,这该算母亲另一种方式的关爱,还是她如今不再催促我回去?

怀念苦夏那片幽暗

□江 徐



在幽暗里来来回回,反反复复,不厌其烦。与此同时,我又能听到近旁家人平和简短的话语。

每年疰夏,只要躺下,闭上眼,总会进入这片幽暗里,不由自主地来来回回。那时候,我好像真的成了一粒微尘,又或者像清醒时候,迎着光线,眯上双眼,就可以看到的在面前晃来晃去的极小的气泡中的一个。

那是小学阶段。上了初中依然会疰夏,却不再进入那片幽暗,开始清醒地难受。一直记得,那个情形之下,祖母似乎忍无可忍,拿起扫帚,在我身旁的地面拍打两下,佯装(又或者是真心)呵斥道:“现在又放暑假了,你要叫孩子回去,但也别捉弄她,看她这个样子多难受呀!”

祖母认为,这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疼爱我的表现,也是提醒我去到外婆那里的方式。对于祖母的神神叨叨,我将信将疑,身体上的难受,仿佛因为这份疼爱而显得几分亲近。

其实我不信鬼神,奇怪的是,到了外公外婆那里,各种病症不治而愈,人一下子有了精气神。这该算冥冥之中的神力呢,还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巧合而已?

十八岁以前,上学、放假,都在家人身边,疰夏也是逢假必发。回想起来,十八岁之后,夏天很少在家待着,疰夏也很少再光顾我的身体。如果冥冥之中确有肉眼看不见的幽魂,这该算母亲另一种方式的关爱,还是她如今不再催促我回去?

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,答案却在自己心中。

疰夏,原来又叫苦夏。回到那个境遇下细想,身体的确有点受苦,心灵因为无明而受困。